

婚姻的观点

安晓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红尘中，我们寻着，寻着真、善、美；寻着美好的向往；寻着不变的诺言。在你的世界里，在我的世界里，我们都渴望着一份最真诚的情爱。已届中年的刘伟，面对社会的时尚，与“新生活”的追求，发现自己已对其“结发妻子”的厌倦，不惜唆使黑店老板引诱刘慧玲卖淫，借以栽赃。待其与玉珍关系冷散后，看破红尘所谓婚外情爱，才想起自己最初那份感动……

陈家两兄弟英俊正直，血气方刚。老大陈强在一次与街皮无赖搏斗中，有缘与年轻、漂亮的女护士孟慧慧发生恋情。不料，曾与陈强有了怨仇的胡光富借机报复，险些使两人分道扬镳，老二陈林身在军营，屡立战功，在负伤住院时赢得军医护士苏蕾的芳心。苏蕾为了爱情，为了祖国，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……

红颜刘慧红，虽说生得楚楚动人，若不端正做人，她又怎么赢得身后一片赞叹和正直善良的荆永来成为患难夫妻呢？

就连常被娇惯成性的流荡公子丁军也是遇上

了冷清玉洁的黄冰冰，才脱胎换骨，为了爱情，发狠上起了电大……

人生一处小小舞台，溶入进多少欢歌笑语，多少悲凄泪痛，多少情爱……

本小说手笔细腻，感情挚朴动人，能让读者感悟出人生的一些道不清、说不清的东西，小说有待您读下去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夜半“鬼乐” 4

父子俩呆了阵，又倒回来，叫开了门，老伴惊慌道：“快来，在这里呢。”……

第二章 信誓旦旦 32

刘伟跪下，对着那东西起誓：“我要不爱这个，而乱爱别人的，就叫这东西把我给夹死……”

第三章 福自祸中来 55

孟慧慧也一下认出陈强，脸上一阵尴尬，随之眉开眼笑道：“原来是你呀！”

第四章 奇异的感情 91

丁军厚着脸皮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下去，向她哀求

道：“我曾下决心找一个自己最满意的，挑了一河滩也没有的么！我、我、我怎么一下子就迷上了你……”

第五章 两情相悦 121

陈强觉得捆在他身上的那些绳子“哗啦”一下全解了，手脚、眼睛都自由了，他很感激地看着孟慧慧，觉得这女孩儿实在太好了……

第六章 恋恋难舍 142

苏蕾一下子扑到他怀里，没了骨头一样。陈林就紧紧搂住她，苗蕾就仰起头道：“吻我……”

第七章 血染麻栗坡 172

她自愿参加紧急救护队的，临去时兴高采烈，说她也能干男子汉的事了。能在危难时刻给国家出点力，并希望能在战场上见到你……可在××战役中，她却不幸……

第八章 旅馆风波 186

这回刘伟不讲真话，只说道：“那狗日的这几年学坏的，改不过来了，下半截开放得很。她说学理发，其实是想出来鬼混呢……”

第九章 恩爱冤家 214

谁知云燕不能控制感情，把“刘郎、刘郎，你好

不狠心呀”，真念成“窦郎，窦郎，你好不狠心呀？”……泪如泉涌，连枪都顺手掉下来了……

第十章 红颜薄命 236

刘慧玲伸手在被子里摸过，见都好着，这才直起身来，理了理头发，擦了脸儿，转身朝马可耐凄然一笑，说：“我走了，哥……”

第十一章 爱情的魅力 2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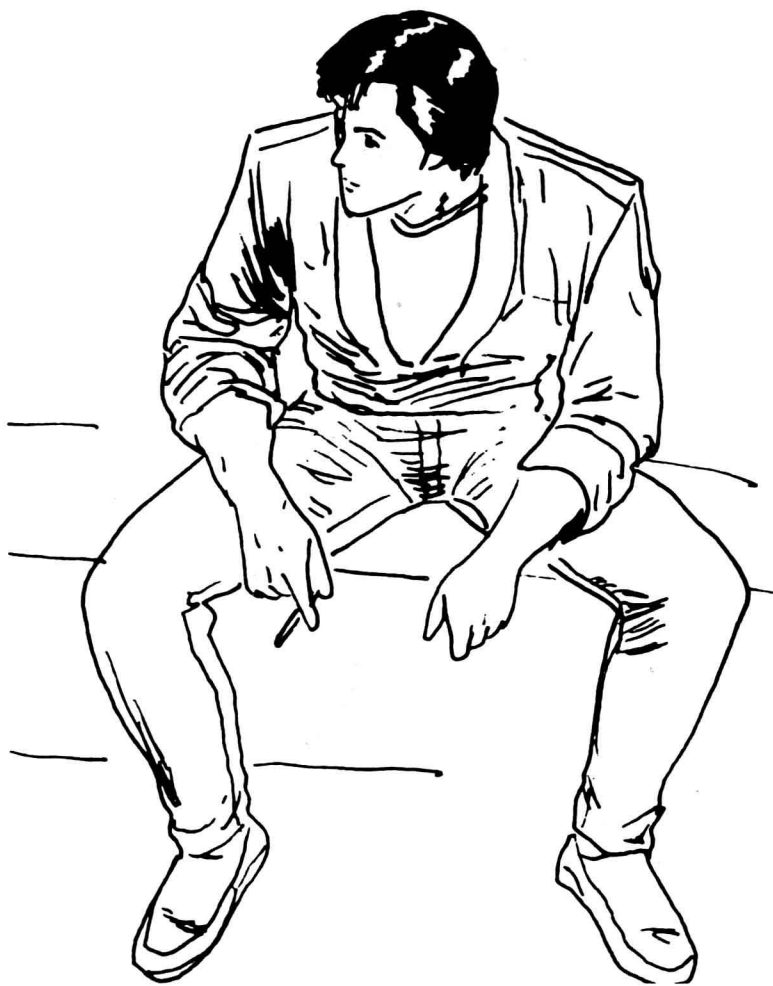
丁军道：“就是真的，这回我可是下了天大决心，有生以来第一次……你回去告诉她，我要学习二至三年，说不定还要四、五年呢。总之，我一定拿个真正电大文凭，再去见她。……”

第十二章 一封匿名信 306

……有一夜孟值班，来了紧急病人，咋都叫不开门。病人家属急了，用肩膀把门打开了。一看，孟正提着裤子，床上睡了个男子。人家还以为是个急诊病人呢！我当时也在，跟值班医生梁××一看，睡的竟是猪下水！……

第十三章 情感归宿 371

陈强与孟慧慧是国庆节结的婚。那刘伟也跟玉珍闹崩了，正寻思着和刘慧玲恢复关系呢……



陈强——一个有正义感的汽车售票员



孟慧慧——刚好她也是一个护士



苏蕾——陈林的未婚妻，一个聪明漂亮护士

第一章 夜半“鬼乐”

父子俩呆了阵，又倒回来，叫开了门，老伴惊慌道：“快来，在这里呢。……”

在城的西南郊，渭河北岸，有一片狭长的林子，以大冠杨、钻天杨和歪脖柳为主。夹有椿、榆、洋槐和几株桃树，已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所植。更不知何人何时，还有一片斜斜的土坡上，种了许多柏树，如今都有碗口粗细。这林子南绕温水，北临一漫漫小坡，坡上是东西一条公路。春日里，常有年轻男女在林子漫步，尤其留恋那向树桃花：初夏就有来采洋槐花，长竹竿上绑上桃，更有游泳者把衣服脱在林子里，白身子在林间闪耀，扑通一声跳进河里；而附近村落死了人，大凡殡棺入土的，就在这后来采柏朵儿垫棺底。

北坡下边的林子稀疏，那年城建部门开辟出一块空地，约有十五丈见方，砌了红砖围墙，大门朝东；在里边盖了四户家属门房。这儿远离城区，没人注意，且环境优美清新，城建部门一正三副四位领导人，其实是偷偷专为自己盖了这房子。他们知道十年之后，城市建设必然扩展到这里来，那时他们先入为主，住得一定最为舒服自在。事实上，房子盖好不到三年，

就有一家中外合资的彩电厂，在北坡上公路那边的平地上，连片楼房赫然耸起，东西扯了足有四五里地。人民银行、建设银行也各在这小院东边建起一栋家属楼；财税两局联合，也在小院西边建家属楼……这是后话。

当日小院落成，悄悄的不放鞭炮，并悄悄地出动大车小车，先给城建局局长搬家。搬家在农历的当月十五日完成，入夜局长一家就住了进去。圆月露面时，局长在新居设宴，招待三位副局长和几个最密切的科长，喝酒，谈天并商定三位副局长搬迁之期。局长送大家出门时，大家都已喝得半醉，司机好久找不到面包车的钥匙，后来找到了又半天发动不着车子。局长对司机道：“你觉得你行不行？不行了别硬开，大家就在这里挤着睡一夜。不要糊里糊涂，把车开进渭河里去！”

大家也对司机道：“反正我们把命都交给你了。”

汽车摇摇摆摆，上了那小坡后，局长看见，那明洁的圆月正好升到东边林子那棵最高的钻天杨树的梢头。

当夜无风，就只有渭河流水的鸣溅声。大家累了一天，早早安歇。

局长因为兴奋，一直就迷迷糊糊睡不踏实。身旁的婆娘早入梦乡。忽然有一股细细的乐声传来。局长侧耳听，这乐声给人的感觉奇妙之至——它跟现代人们听惯了的那些音乐决不同，没有那种浓烈狂放甚或剧烈疯狂，也不是那种缠绵悱恻的低吟漫唱，也是古装电影电视里那种罄钟齐鸣余音绕梁；没有鼓声铜钹声锣声，也没有唢呐和长号短号，没有钢琴、洋琴，也没有板胡、二胡、京胡声，也没有黑管、长笛、风笛和笙之

类，也不像大小提琴与琵琶三弦类……它不知用什么样的弦管，弹奏出一组整齐和谐的音响，不徐不疾，不高不低，变化不大，却没有重复，偶而夹杂着颤悠悠的银铃声。像悄悄穿过林子的清风，像梦中的泉流，像儿时的一阵迷幻，像亲人的呼唤或吟哦，似有若无，最远古也像是最现代。人倾刻勾魂摄魄般便沉溺其中，又忽儿心神惊悚，正如梦魇一般。

局长起初还确以为是在梦中，试了一下，分明醒着，听到婆娘的鼻息声。他把耳朵贴到婆娘鼻子跟前，以为他把那鼻声误会当成音乐。但乐声分明还在，像来自隔壁房子。可能是儿子还开着收录机。他就穿了鞋去敲儿子的门。

“你不看啥时候了，还不关收录机？”

儿子被吵醒，嘟嘟囔囔道：“谁开收录机了？精神病！”

局长忍气在儿子房门上贴耳听了听，声音不像来自这里。又扒到女儿房门上去听，也不是。又以为耳朵出了毛病，揉了揉，那乐声分明还在。

一时全家都被弄醒。大家聚在局长卧室，细听了一阵，都听到了那种古怪的音乐。儿子说：“这音乐好象有一股冷气——”女儿裹着睡衣，脸色发了白。老婆道：“是不是电视机串线了？”去听了听，电视机无声无息。局长就领着大家到院子里来，以为是渭河流水的声响。大家屏息静听，南边的流水声哗哗啦啦，哪里像什么音乐！儿子突然低声道：

“我听这声音在北边……”

大家就朝北边看。其时月至中天，光亮如同白昼。北边小坡上就是那片柏树林子，明明灭灭，给人恐怖的感觉。大家就

都打个冷颤。听着好象真的来自那片柏林。儿子道：“我去看看！”局长道：“你把衣服穿好……”又觉不放心，就跟儿子一起去，让母女俩先把门关好。

儿子拿了他从派出所哥儿们那里弄来的小型警棍，局长拿了手电筒，又提了切菜刀；父子俩人出东大门，绕过一片柳棵，钻上柏坡。柏坡其实栽得很疏朗，把月亮漏下，迷离婆娑，墓地一般怕人。儿子指指正中一处小析密集之处，两人悄悄绕去。局长哗地亮起电筒，喝道：

“谁在这里，半夜了还不睡，干什么呢？”

但那小柏丛中只有一蓬蒿草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父子俩搜遍柏林，又绕宅一圈搜了别的林子，又到渭河岸边。月光下流水点点闪亮，水中的沙洲上也闪着沙砾的光亮，对岸的村庄影影绰绰，东边的城市灯火辉煌。父子俩困了阵，又倒回来，叫开门，老伴惊慌道：

“快来，在这里呢……”

只见女儿伏身在局长卧室的大衣柜下，耳朵几乎贴地，这时站起来满脸转颜色，说：

“就在这大衣柜腿下边呢！”

儿子先听，然后局长听，然后婆娘再听，一致证实，确实就在这下面！最后全家人就挤成一堆，对着这大衣柜，默默无语。但听得那乐声仍然不紧不慢，如怨如泣，像歌宴宾朋，又像悼念亡灵，悲悲凄凄，说不尽的平静平容，道不完的幽远追思。

“唉……”局长长叹一声。

第二天，局长就全家从这宅院里搬了出去，又搬回南郊城建局家属楼。局长受了这一夜惊吓，此后就一直精神不好。半年后，检查出是晚期胃癌，不久就死了。他死的时候，本局家属楼上有许多人放鞭炮。当时适逢国庆放炮的人说是庆祝国庆，但许多人明白他们是在庆祝局长的死。可是机关送的挽幛上，照常规写“永垂不朽”、“高风亮节”等字样。

关于这所宅院子夜时分有奇乐响起一事，城建局长当时只告诉了三位副局长。副局长们毛骨悚然，面面相觑，再不敢进去。大家决定严格保密。但是越是保密就越是容易泄露，不久就弄了一片风声，说那宅子半夜的鬼乐队演奏，有的就说“专门演奏哀乐，一加上局长一死，许多人就更相信那是哀乐。朝上追溯一下，好象从前在这一带枪毙过许多人，其中似乎有过一个强奸杀人的乐队指挥；一定是这个人不甘寂寞，培训和指挥着一支鬼乐团。后来越传越奇，有人说他夜半驱车经过此地，听到有人大声叹息，影影绰绰有一群人出了那院子，腋下好象夹了乐器之类的东西，到河边去；还有两人抬了一架大乐器，类似老式织布机……以后证明那人所见不错，但那不是鬼乐队，而是一伙盗贼，偷挖了那里几架门窗。

城建局的人相当焦虑，怕传多了被上级知道，真的追查起他们当初建房的用意，那就大大不利。想着把这房赶快分下去。申请住房的人不少，但一听到那所宅院去，人人都朝后缩。

局长死后不久，那宅院更成了人们议论中心。城建局的人

正忧心忡忡之际，忽有一个笑眯眯的老婆子找上门来，主动要求住到那宅院去。

这老婆子的男人姓陈，原是公共汽车司机，工作认真，脾气挺大，50岁上就积劳成疾死了；大儿子阵强顶了班，当公共汽车售票员。陈嫂的二儿子陈林，参了军，远在南疆，陈嫂在住房问题上，属于那种无能无力又能将就的一层人；跟儿子阵强，住在中山路七星巷大杂院里，只有一间房子，房外用油毡棚搭了狗窝般一个厨房。陈强成了大小伙，跟母亲住在一起极不方便，只要天气渐暖，他就在屋外支床，陈嫂担忧陈强将来可怎么娶媳妇——人家姑娘一听是这等的住法，谁还肯来？何况还有一个陈林。若按常规申请排队，牛年马月也轮不上她。二儿陈林，精明能干，在广西边境接待本市慰问团时，问他有什么要求，他就提出了房子问题。当时团子很认真地记了，回来也催过城建部门；答应得很好，但始终没解决。啥人操啥心，陈嫂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西南郊这所宅院的事，就起了意。

当时接待陈嫂的房管科长，见陈嫂矮矮胖胖，嘴角眉梢含笑，一团和气，以为这老婆子不知底里，就紧问一句：

“你真的要住？”

陈嫂知他的意思，笑道：“我没办法了，我住呢。我不怕邪邪怪怪的事。”

旁边正好一副局长在，怕房管科长说漏了嘴，就赶快道：“这老婆子的住房条件确实太差，又是军属，理应照顾，就给她一套吧！”又对陈嫂道：“这原本都是给领导准备的高级房

间，领导搞廉政呢，不住。后来打算作为旅游点，接待外国人，挣外汇呢！现分给你，你悄悄的，别声张。”

陈嫂点头答应，千恩万谢，当日就接了一串呆当乱响的新钥匙。又怕夜长梦多，当夜就跟儿子陈强忙忙乱乱地搬了进去。

陈嫂原来迷信，说是不怕，其实非常担心。这一夜不许儿子睡觉，要共同听听究竟是怎么回事。陈强身材宽大，嘴巴常抿成一条直线，平素话语不多，对母极孝。当夜母子俩说着闲话静等。到了午夜一点钟，外边林子起风，陈强忽然竖起耳朵，说：

“是有声……”

陈嫂紧张道：“我耳朵不行，你快好好听听！”

陈强又听了一阵，道：“就是音乐。”

“你听是啥音乐？”

“细细的，像蚊子叫，很好听。”

“快入冬了，那有蚊子呢！”陈嫂说。

陈强不吭声，到处听了听，又到几间房子都听过了，又到院里听，又披了衣服出去，陈嫂不放心，就倚着头门，看儿子消失在暗夜里，说：“在跟前转转就回来，小心！”

风儿已经冷嗖嗖的，在陈嫂的眼里，面前全是黑忽忽一片，只有头顶星光明亮，耳畔也就只听到河水的呼呼流动声。她觉得像把心提在手里，想到自己千辛万苦，也就只争得这种没人要的房子，就落下泪来。

过了许久，陈强又臂交抱，静悄悄又回来，说：“北面的

坡上，东西和南面的林子里，都能听到：声音像在地底下呢。这就怪了！”又道：“不管它，先睡吧！”

陈强倒头就睡，而陈嫂在自己的房子里一夜不曾眨眼。她忽而想到这宅院之所以这么狐媚鬼道不干净，肯定是没有“人烟”的缘故。盖了新房，难免有些邪祟古怪，放一串鞭，烧几柱香，也就驱赶干净了。从前农村人讲这个，有的还唱戏演电影，现在城里人也讲。只是公家人不讲，轰轰烈立起一栋楼，就让人住进去。

第二天，陈强去上班，陈嫂悄悄跑进城，在城隍庙自由市场买了几柱香、风擦冥钱。回来关了门，在息家小院里插了一部分香，烧了一部分钱，心里暗祈道：“明明他爹，莫不是你受了一辈子苦，没住上个宽展房，心里不甘？我一搬到这儿，心里酸酸的，就想到你的可怜了呢……我拉扯两个娃，也不容易，心都操碎了啊！你再不要想不通，你要盼咱两个娃好呢，保咱强强进步，保咱林林在边境平平安安。我给你送点钱，你下边瞅着有好一点的房子，就买下，你先住阆，我将来来了跟你一块住……”一边心里说一边就泪水长流。接着又在大门口气点香烧纸，祝各路神怪早归其位，让将来住进这院里的家家户户都平安如意。后来又想找点响铜敲敲，没有，就拿了脸盆在满院敲了一气，要吓唬吓唬那些实在不听话的家伙。

等陈强晚上回来，陈嫂已把灰迹扫干净。告诉陈强：“你晚上好好听听，看还有没有……”

第二天早上陈强说：“还响呢！”

陈嫂心里发苦，不知怎么办好。